

老張的哲學
老舍著



11292

72463
1072131

老張的哲學

老舍著

※ 文學研究會叢書 ※

1934



XWTS 0022957

JUNE 1948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
第三版

(84128)

文學研究會叢書
老張的哲學一冊

每冊實價

外埠酌加運費郵費

600

著者 老舍

發行者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第一

老張的哲學是『錢本位而三位一體』的。他的宗教是三種：回、耶、佛；職業是三種：兵、學、商；言語是三種：官話、奉天話、山東話；他的……三種；他的……三種；甚至於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。洗澡固然是件小事，可是爲了解老張的行爲與思想，倘有說明的必要。

老張平生只洗三次澡：兩次業經行，其餘一次至今還沒有人敢斷定是否實現，雖然他生在人人是『預言家』的中國。第一次是他生下來的第三天，由收生婆把那時候

無知無識的他，像小老鼠似的放在銅盆裏洗的，第二次是他結婚的前一夕，自動的到清水池塘洗的。這次兩個銅圓的花費，至今還在賬本上寫着。這在老張的歷史上是毫無可疑的事實。至於將來的一次呢，按着多數預言家的推測：設若執行，一定是被動的。簡言之，就是『洗屍』。

洗屍是回教的風俗，老張是否崇信默哈莫德呢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似乎應當側重經濟方面，較近於確實。設若老張『嗚呼哀哉尙饗』之日，正是羊肉價錢低落之時，那就不難斷定他的遺囑有『按照回教喪儀，預備六小件一海盃的清真教席』之傾向。（自然慣於吃酒吊喪的親友們，也可以借此換一換口味。）而洗屍問題或可以附帶解決矣。

不過，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後肉價的漲落，實在不易有精密的推測；況且現在老張精神中既無死志，體質上又看不出頹唐之象，於是星相家推定老張尚有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之壽命，與斷定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後肉價之增減，有同樣之不易。

豬肉貴而羊肉賤則回，豬羊肉都貴則佛，請客之時則耶。

爲什麼請客的時候則耶？

耶穌教是由替天行道的牧師們，不遠萬里而傳到只信魔鬼不曉得天國的中華。老教師們有時候高興請信徒們到家裏談一談，可以不說『請吃飯』，說『請吃茶』。請吃茶自然是西洋文明人的風俗，從實惠上看，吃飯與吃茶是差的多；可是中國人到老鬼子家裏去吃茶，那『受寵若驚』的心理，也就把計較實惠的念頭勝過了。

這種妙法被老張學來，於是遇萬不得已之際，也請朋友到家裏吃茶。這樣辦，可以使朋友們明白他親自受過洋人的傳授，至於省下筆款，倒算不了什麼。滿用平聲仿着老牧師說中國話：『明天下午五點鐘少一刻，請從你的家裏走到我的家裏吃一盃茶。』尤爲老張的絕技。

營商爲錢，當兵爲錢，辦學堂也爲錢，同時教書營商又當兵，則財通四海利達三江矣！

此之謂『三位一體』；此之謂『錢本位而三位一體』。

依此，說話三種，信教三樣，洗澡三次……莫不根據於『三位一體』的哲學理想而實施。

老張也辦教育？

真的！他有他自己立的學堂！

他的學堂坐落在北京北城外，離德勝門比離安定門近的一個小鎮上。坐北朝南的一所小四合房，包着東西長南北短的一個小院子。臨街三間是老張的雜貨鋪，上自鴉片，下至葱蒜，一應俱全。東西配房是他和他夫人的臥房；夏天上午住東房，下午住西房；冬天反之；春秋視天氣冷暖以爲轉移。既省涼棚及煤火之費，長遷動着於身體也有益。北房三間打通了榻段，足以容五十多個學生。七砌的橫三豎八的二十四張書桌，不用青灰，專憑黑染，是又黑又勻。書桌之間列着洋槐木作的小矮腳凳；高身量的學生，蹲着比坐着舒服。

小的學生坐着和吊着差不多。北牆上中間懸着一張孔子像，兩旁配着彩印的日俄交戰圖。西牆上兩個大鐵帽釘子掛着一塊二尺見方的黑板；釘子上掛着老張的軍帽和陰陽合曆的憲書。門口高懸着一塊白地黑字的匾，匾上寫着：『京師德勝汎公私立官商小學堂。』

老張的學堂，有最嚴的三道禁令：第一是無論春夏秋冬閏月不准學生開教室的窗戶；因為環繞學堂半里而外全是臭水溝，無論刮東西南北風，永遠是臭氣襲人，不准開窗以絕惡臭，於是五十多個學生噴出的炭氣，比遠遠吹來的臭氣更臭。第二是學生一切用品點心都不准在學堂以外的商店去買；老張的立意是在加增學生愛校之心。第三不准學生出去說老張賣鴉片，因為他只在附近煙館被官廳封禁之後，纔作暫時的接濟；如此危險既少，獲利又多。至於自覺身所在不願永遠售賣煙土，雖非主要原因，可是我們至少也不能不感謝老張的熱心教育。

老張的地位：村裏的窮人都呼他爲『先生』，有的呢，把孩子送到他的學堂，自然不能不尊敬他，有的呢，遇着開秧榜，批婚書，看風水……都要去求他，平日也就不能不有相當的敬禮。富些的人都呼他爲『掌櫃的』，因爲他們日用的油鹽醬醋之類，不便入城去買，多是照顧老張的。德勝汎衙門裏的人，有的呼他爲『老爺』，有的叫他『老張』，那要看地位的高低；因爲老張是衙門裏掛名的巡警，稱呼雖然不同，而老張確乎是鎮裏——二郎鎮——一個重要人物！老張要是不幸死了，比丟了聖人損失還要大，因爲那個聖人能文武兼全，陰陽都曉呢？

老張的身材按營造尺是五尺二寸，恰合當兵的尺寸，不但身量這麼適當，而且腰板直挺，當他受教員檢定的時候，確經檢定委員的證明他是『脊椎動物』，紅紅的一張臉，微點着幾粒黑痣，按麻衣相法說，主多材多藝，兩道粗眉連成一線，黑叢叢的遮着兩支小豬眼睛，一支短而粗的鼻子，鼻孔微微向上掀着，好似柳條上倒掛的鳴蟬，一張薄嘴，下嘴

唇往上翻着，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漸形垂落的大門牙，因此不留神看，最容易錯認成一個夾餡的燒餅。左臉高仰，右耳幾乎扛在肩頭，以表示着師位的尊嚴。

批評一個人的美醜，不能只看一部而忽略全體。我雖然說老張的鼻子像鳴蟬，嘴似燒餅，然而決不敢說他不好看。從他全體看來，你越看他嘴似燒餅，便越覺得非有鳴蟬式的鼻子配着不可。從側面看，有時鼻窪的黑影，依稀的像小小的蟬翅，就是老張自己對着鏡子的時候，又何嘗不笑吟吟的誇道：「鼻翅掀着一些，哼！不如此，怎能叫婦人們多看兩眼！」

第二一

那是五月的天氣，小太陽曠着血盆似的小紅嘴，忙着和那東來西去的白雲親嘴，有的唇兒一挨慌忙的飛去，有的任着意偎着小太陽的紅臉蛋；有的化作惡龍，張着嘴想把牠一口吞了；有的變爲小綿羊跑着求她的青眼，這樣豔美的景色，可惜人們卻不曾注意，那倒不是人們的錯處，只是小太陽太嬌羞了，太潑辣了，把要看的人們曬的滿臉流油，於是富人們支起涼棚索興不看；窮人們倒在柳陰之下作他們的好夢，誰來惹這個閑氣。

一陣陣的熱風吹來的柳林蟬鳴，荷塘蛙曲，都足以增加人們暴躁之感，詩人們的幽思，在夢中引逗着落花殘月，織成一片閑愁。富人們乘着火豔榴花，繭黃小蝶，增了幾分雅趣。老張既無詩人的觸物興感，又無富人的及時行樂；只伸着右手，仰着頭，數院中杏樹上的紅杏，以備分給學生作爲麥秋學生家長送禮的提醒。至於滿垂着紅杏的一株半大的杏樹，能否清清楚楚數個明白，我們不得而知，大概老張有些把握。

「咳，老張！」老張恰數到九十八上，又數了兩個湊成一百，把大拇指捏在食指的第一節上，然後回頭看了一眼，這輕輕的一捏，慢慢的一轉，四十多年人世的經驗！

「老四，屋裏坐！」

「不！我還趕着回去，這兩天差事緊的很！」

「不忙，有飯吃！」老張搖着蓄滿哲理的腦袋，一字一珠的從薄嘴唇往外蹦。

「你盟兄李五纔給我一個電話，新任學務大人已到老五的衙門，這就下來，你快預

備！我們不怕他們文面上的，可也不必故意冷淡他們。你快預備，我就走，改日再見。」那個人一面擦臉上的汗，一面往外走。

『是那位大……』老張趕了兩步，要問個詳細。

『新到任的那個，反正得預備，改天見。』那個人說着已走出院外。

老張自己洗靜了幾秒鐘，把腦中幾十年的經驗匆匆的了讀一遍，然後三步改作兩步跑進北屋。

『小三！去叫你師娘預備一盆茶，放在杏樹底下！快！小四！去請你爹，說學務大人就來，請他過來陪陪。叫他換上新鞋，聽見沒有？』小三、小四一溜煙似的跑出屋外。『你們把三字經、百家姓收起來，拿出國文，快！』

『中庸呢？』

『費話舊書全收快！』這時老張的一雙小豬眼睜得確比豬眼大多了。

『今天把國文忘了帶來，老師？』

『該死！不是東西！不到要命的時候，你不忘修身也成！』

『算術成不成？』

『成！有新書的就是我爸爸！』老張似乎有些急了的樣子。『王德！去拿掃帚把杏樹

底下的葉子都掃乾淨！李應！你是好孩子，拿條溼手巾把這羣墨猴的臉全擦一把！快！』

拿書的拿書；掃地的掃地；擦臉的擦臉；乘機會吐舌頭的吐舌；擠眼睛的擠眼；亂成一團，不亞於遭了一個小地震。老張一手摘黑板上掛着的軍帽往頭上戴，一手揪着一本國文找不認識的字。

『王德！你的字典！』

『書桌上那本紅皮子的就是！』

『你瞎說！該死！我怎麼找不着！』

『那不是我的書桌，如何找得到！』王德提着掃帚跑進來，把字典遞給老張。

『你們的書怎樣？預備好了都出去站在樹底下！』王德快掃。老張一手按着字典，向窗下看了一眼。『哈哈！叫你掃杏葉，你偷吃我的杏子，好！現在沒工夫，等事情完了咱們算賬！』

『不是我有意，是樹上落下來的，我一抬頭，正落在我嘴裏，不是有心，老師！』

『你該死！快掃！』

『你一萬個該死！你要死了，我把杏子都吃了！』王德自己嘟囔着說。

王德掃完了，茶也放在杏樹下，而且擺上經年不用的豆綠茶碗十二個。小四的父親也過來了，果然穿着新緞鞋，老張查完字典，專等學務大人駕到，心裏越發的不鎮靜。

『王德！你在門口去瞭望，看見轎車或是穿長衫騎驢的，快進來告訴我。』臉朝東，就是有黃蜂螫你的後腦海，也別回頭聽見沒有！』

「反正不是你腦袋。」王德心裏說。

「李應！你快跑，到西邊冰窖去買一塊冰，要整的，不要碎塊。」

「錢呢？」

「你衣袋裏是什麼小孩子一點寬宏大量沒有？」老張顯示着作先生的氣派。

李應看了看老張，又看了看小四的父親——孫八爺——一語未發，走出去。

這時候老張纔想起讓孫八爺屋裏去坐，心裏七上八下的勉強着和孫八爺閑扯。

孫八爺看着有四十上下的年紀，矮矮的身量，圓圓的臉，一走一聳肩，一高提腳，顯着比本來的身量高大而尊嚴。兩道稀眉，一雙永遠發困的睡眼，幸虧有支高而正的鼻子，不然直看不出臉上有『一應俱全』的構造。一嘴的黃牙板，好似安着『磨光退色』的金牙；不過上唇的幾根短鬚遮蓋着，還不致金光普照。一件天藍洋緞的長袍，罩着一件銅鈕寬邊的米色坎肩，童叟無欺，一看就知道是鄉下的土紳士。

不大的工夫，李應提着一塊雪白的冰進來，老張向孫八說：

『八爺來看看這一手，只准說好，不准發笑！』

孫八隨着老張走進教室來，老張把那塊冰接過來，又找了一塊木板，一齊放在教室東牆的洋火爐裏，打着爐口，一陣陣的往外冒涼氣。

『八爺看這一手妙不妙？洋爐改冰箱，冬暖夏涼，一物兩用！』老張揉着大拇指，把眼睛擠成一道縫，那條笑的虛線從臉上往裏延長，直到心房上，撞的心上癢了一癢，纔算滿足了自己的得意。

原來老張的洋爐，爐腔內並沒有火瓦，冬天擺着，看一看就覺得暖和，夏天遇着大典放塊冰就是冰箱。孫八看了止不住的誇獎：『倒底你喝過墨水，肚子裏有貨！』

正在說笑，王德飛跑的進來，堵住老張的耳朵，霹靂似的嚷了聲『來了！』同時老張王德一人出了一身情感不同而結果一樣的冷汗！